

【在人间】

光阴 不过是一条窄窄的胡同

□田秀娟

大暑节气,是响当当的、哗啦啦的,是热烈的、奔放的。老家院里,浓荫覆窗,丛树交花。在老爹、老娘的认真打理下,花、菜、草都活成了最美的模样。

自84岁的老娘闹病以来,我和二哥傍晚下了班轮流回老家照顾老娘。晚上在老家住一宿,早晨陪他们吃完早饭,再开车回城上班。

老娘觉少,早晨四五点就起床。我听见老娘屋里有动静,就赶紧起床,给老爹老娘倒尿盆。

早晨打开阳台门,一股植物的清香扑鼻而来。荷花像要把埋在地下当花盆的那口大锅撑破,硕大的荷叶遮天蔽日,荷花开了一朵又一朵。旁边的北瓜,藤蔓爬呀爬,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劲儿。几天前,北瓜的藤蔓绕着杆子爬到屋檐下,又垂下来。老爹用一根棍子使劲一挑,把藤蔓挑到了房檐上。这下可好,北瓜藤蔓登高望远,有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它美滋滋地,天天吹着金黄色的大喇叭,凯歌高奏,嘀嗒嗒。

黄瓜、西红柿结了一批又一批果子,我们炒着吃、凉拌着吃,吃得心满意足。它们的使命完成后,就种白菜、萝卜,“头伏萝卜二伏菜”。十几棵玉米一天一个样,已经长到一人高。辣椒开出了小白花,茄子结得果实累累。

早晨,我学着老娘的样子,在院里用柴火锅熬粥。炊烟慢慢升腾,草木葱茏,阳光认真地梳理着叶子的纹理,露珠闪着钻石般的光芒。

老爹起床刷牙、洗脸,老娘拄着拐棍,不时指导我几句。我回屋切好熟肉,装进盘子,怕淘气的大白猫偷吃,又用碗盖上。刚出屋门,只听啪的一声,盘子摔得粉碎,肉散了一地。老爸进屋抱着猫往外走,一边走,一边数落:你这个猫,怎么这么不省心?老娘说,不要它了,看哪天扔了它!大白猫缩着头,夹着尾巴,顺着墙根溜之大吉。

等饭端上桌,大白猫又现身了,在桌下喵喵叫。老娘早忘了它刚才的劣迹,夹了一只虾扔给它。它狼吞虎咽后,又喵喵叫。狗则在阳台窗下蹲守,它斜睨着,专盯着那只大白猫,只要猫一出

来,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猫。猫如惊弓之鸟,嗖嗖地爬上院里的苹果树。

到了树上,猫就不是原来的猫了,它弓背、瞪眼,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,一副凶巴巴的样子。小黄狗只能仰天长叹,外加骂骂咧咧几句,谁让它不会爬树呢?

去年冬天,老爹、老娘到城里过冬,把猫和狗留在老家。猫和狗和平相处,吃一盆饭,钻一个窝。不知道为什么,主人回来了,它俩却开始“猫飞狗跳”,整天你追我赶,上演猫狗大战。这给老爹、老娘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和一些幸福的烦恼。

初夏,一向健康的老娘突然走不了路了。在医院,反反复复检查,确认是因为驼背,胸椎、腰椎变形,压迫神经,导致椎管狭窄。老娘开始了每天吃药、打针的生活。在外地工作的大哥,给老爹、老娘买来海参等补品。早晨,我把海参切成段,熬粥。老爸嚼来嚼去,说嚼不烂。我说,明天把海参切碎点儿。

老爹比老娘大一岁,虚岁八十五,牙掉了不少,仅有的几颗也是残兵弱将。老娘的上下牙,只有两颗是真的,其余都是假的。老娘每天睡觉前要摘掉假牙,用水泡好再睡觉。怕被猫叼走,老娘把假牙泡在碗里,还会用一个盘子盖上。摘掉假牙的老娘,嘴就瘪了。

老娘的牙从四五十岁就开始掉,镶过几次牙,一开始是镶几颗,两边戴牙套。慢慢地,好牙也松动了。后来下牙都掉光了,上牙也就有两颗“漏网之鱼”,原来的一小块假牙早就不能发挥作用了。老娘还是怵头去镶牙。2019年秋后,我带着老娘去医院跑了五六次,重新镶了假牙。有了假牙,老娘能更好地嚼食物了。但是,假的总不如真的。

第二天,我把海参切成小碎粒,熬粥。我问老爹,这次海参好嚼吗?老爹说,还是一咬一出溜。

回城,我买了一个料理机,把海参、红枣、枸杞全部打碎,熬成粥。老爹说,这回行了。

前段时间,村里的一位孤寡老人去世了。他跛腿,无儿无女,五十多岁时结过一次婚,女人是外地的,要了一笔彩礼。女人来的时候,村里人都去看,说女人也不年轻了,胖乎乎的,新染的头发如墨般黑,穿了大红色的上

衣。后来女人的全家老少都跟了来,原先那个清冷的家,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大家子人。他高兴地挨家挨户地找谷穗子做枕芯。家里热闹了几年,那个女人得病死了,一家老少呼啦啦不见了影。那个家,又变成了一个人。

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还能走出来,去街上吃烧饼、喝豆腐脑,串门儿、聊天。他一个人静静地走着,听见身后有动静,便转过身看。后来,他得了老年痴呆。

再后来,他出来,就找不到家了。他的本家弟弟给他锁了门,他再也没有出来过。

老爹和老娘感叹着:一晃,都老了。

光阴啊光阴,光阴不过是一条窄窄的胡同,不经意间,走着走着,就走到头了。

我不去纠结逝去的光阴,做好当下,用愉悦平和的心态过好每一天。就像当下,清晨我起床,问候每天都在认真生长的花草树木,看窗前的月季花,看荷花又开了一朵,看茄子又长了不少,看辣椒开出了小白花,看玉米在拔节,看北瓜藤蔓又爬远了一些。看小黄狗又在阳台外面使劲地摇尾巴,看猫和狗又要开始猫狗大战。它们都在呢,挺好。然后,认真地为父母准备一顿营养丰盛的早餐。

老娘生病前,每次我从老家返城时,老爹和老娘都会站在门口,看着我开车慢慢走远,他们才转身回去。

老娘生病以后,是老爹到门口送我。老爹看着我发动车、慢慢走远,才转身回去。

老娘吃药、打针,一个多月后,病情有了好转。从一步都不能走,到撑着凳子走、用助行器,再到用拐杖,后来连拐杖都不用了。老娘高兴,不时感叹几句:84岁了,又会走路了。孩子们都孝顺,好好活着,享福吧!

又一个早晨,吃完早饭,老娘在院里摘了一兜茄子,和我一同走出院子,看着我上车、关门、发动车。我摇下车窗,说:娘,我上班去啦。你回去吧。娘说,走吧,路上慢点儿。车慢慢向前行驶,娘站在原地,望着车渐渐走远。

娘的前方,是金灿灿的阳光照着。娘的身后,大朵金黄色的北瓜花趴在墙头上笑着,笑得极灿烂。

□李晓

乡下的刘小宝请我去看星空。

刘小宝是一个瓜农。他前几年从沿海城市回来,刚50岁出头,就准备在乡里养老了。乡里好山好水,吸上一口气,绿到肺腑。

城里满大街都是西瓜,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去乡下吃瓜。我请你吃瓜,还请你望星空,小宝对我说这样。

我赶往小宝在乡下的瓜田。翠绿的叶片下,一个个硕大滚圆的西瓜探头探脑出来瞪着我。刘小宝匍匐到瓜田里,双手抱住一个瓜,顺着瓜蒂旋转一圈,瓜落手中。他用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切瓜,瓜瓢嫩红,汁液涌动。我拿起一块瓜就吃,入口即烂的瓜瓢顺着一股甜汁滑下喉管,凉透全身。

到了傍晚,金色阳光披洒群山,山阴处,衬得树木更显墨黑。山里有一棵银杏树,据说有400多年了,是树们的老祖宗。

从小宝的瓜田望出去的这座山叫长寿山,这里的人世代长寿。我在村里老会计的账簿上,看到他统计的长寿山人的寿龄,其中已有百岁老人七人、90岁以上老人二十多人,里面有小宝的爷爷,活到了97岁。

小宝在柴火灶上做了农家饭菜,其中有一道菜是西瓜皮炒腊肉,瓜皮清甜脆爽,腊肉醇香可口,真是奇妙的组合。

吃完晚饭,西天晚霞已褪去,天边横卧着薄薄的鱼鳞云。小宝说:“今晚,我们就在瓜田睡吧。”在小宝的瓜田旁边,是他用木板搭建的一个小阁楼,木香漫漫。阁楼上有两张竹床,他说有一张就是留给我的,“只要你想来,随时来。”

入夜,山中吹来一股股凉风,居然有些寒意。小宝说,这风是从山上一座大水库吹来的对流风。小宝的阁楼,正好对应着山坳里的那座水库。风在水库上面打着转儿,与腾起的水蒸气交融,吹来的这风,正好被小宝在瓜田里接应到了。

瓜田旁边,是一片整齐的稻田,稻香在夜色里弥漫。白日,我看见纤细的豆娘围着稻田翩飞,又长时间伫立在尖尖的稻叶上,细足抓叶,身子半悬,体态优雅,仿佛陷入沉睡。快熟了的金黄稻子,沉甸甸地垂下。这豆娘,是不是赶来接即将临盆的稻子的接生婆?

星星流动在如水洗后的蓝色帆布般的天空。从瓜田仰望的天空,是有质感的。星星眨动眼睛时,天空一浪一浪地涌动。我躺在竹床上,同小宝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。小宝问我,你知道我为啥回来种瓜?

小宝开始给我说起他回乡的故事。小宝小时候,他的父亲在村里也有一块瓜田。小宝高中毕业后考上一所大专院校,

上学就是靠父亲卖瓜的收入供养。毕业后,小宝到一家企业工作,几年后下岗,他跟着同学到沿海城市闯荡,事业渐渐有了起色。那年夏天,小宝在异乡城市接到堂弟打来的电话:“哥,伯走了……”小宝乘飞机、坐客车,急急赶回老家,看到的是父亲骨瘦如柴的身子被白布单裹着。堂弟抱住他说:哥,伯是突然倒在瓜田里的。

这些年来,小宝深深体验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,痛苦啃噬着他,让他心里生出了一个窟窿。小宝思来想去,毅然决定返乡。小宝的妻子也大度地同意了,她是小宝这么多年来甘苦与共的知心伴侣。

群山环抱中的村里人家,宛如烟火袅袅中的燕子窝。小宝也在这山水间有了一个新家,建起了一栋颇具乡村风情的小楼。不过,小宝家那四壁已有裂缝的老房子,还顽强地耸立在村路边。小宝说,就留下一点念想吧,有时候去老屋走走,在那里仿佛还能听到父亲的咳嗽声、母亲的喘息声。

小宝回乡后,在他的带动下,几个从事企业经营的友人看中了这里的灵山丽水,相继来村里投资,建起了果园,开办了农庄,还有一个悬崖餐厅,里面卖的全是山里最地道的农家美食。小宝陪我去悬崖餐厅吃过一次饭,站在山崖俯瞰,如在云端漫游。

小宝的村子,成了城里人休闲打卡的热地。前年夏天,几个企业家朋友来到小宝的瓜田,小宝晚上请他们吃了农家饭后,还请他们望星空。他们哈哈大笑说:小宝你真是,我们望星空还要你请啊?小宝反问道:我不请,你们在城里望过星空吗?

那天晚上,一行人仰望星空。夜凉如水,星斗灿烂。小宝指着天上的星星对他们说:这一颗,是我父亲,那一颗,是母亲……

今年春天,小宝在北京定居的儿子回来,带回老家的还有胖嘟嘟的孙子。春夜,小宝抱着孙子,来到瓜叶青青的瓜田。繁星闪烁,小孙子望着天上的星星,呀呀呀地叫着,小宝面对星空喃喃自语:“爸、妈,你们的曾孙来看你们了……”

如今,那个和小宝在晚上一起望星空的友人,在山上建起了一家星空民宿。城里人来到山里,吃吃农家饭,采采农家果,夜里望望星空,一身疲惫被星光荡涤,眼神清澈,内心安然。

小宝,你请我望的星空,那穿越了亿万年的星光,它们是时间的同行者,就像遇见失散多年的人,尘埃一样的面容依然发出慈爱的光,它们从苍穹而下,缀满了我的脸、我的心田。